

“夏，楚子為舟師以伐吳。”

公元前 549 年夏日的一天，正是長江豐水之時，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國派出舟師沿長江順流而下，攻打吳國。《左傳》由此留下上述這麼一行字，這是中國史籍有明確記載的第一次水戰，也是關於舟師作戰的最早記載。

此後，有關舟師的作戰記錄，不時出現在中國的史書之中。

中國歷史上有許多改變歷史的水戰。比如赤壁之戰，一戰形成了魏、蜀、吳三分天下的局面；比如朱元璋和陳友諒的鄱陽湖水戰，奠定了朱元璋統一江南的基礎，掃清登帝之路上的最大障礙；比如宋金的黃天蕩水戰，金軍自此不敢輕易渡江，南宋半壁江山暫時得以保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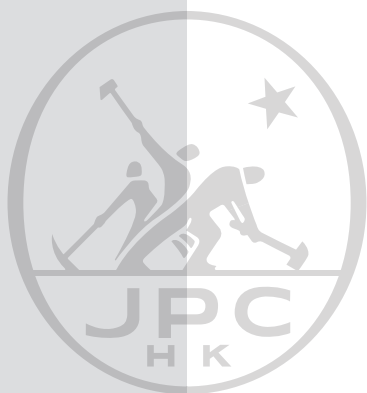
……

類似的水戰還有很多，它們共同的特徵是都發生於江上、湖上。從本質看，這些水戰還是陸戰的延續。這是因為古代中國戰事主要發生在陸上，中國政體方略也基本是在陸上展開與建構的。因此，這些發生在江和湖上的水戰都不是本書關注的對象。

在第一次出現舟師作戰文字記載的六十多年後，已是春秋末期。長江下游的吳國，越海北上攻打位於山東半島腹地的齊國，這便是“自海入齊”的故事。後世將此視為古代中國的海戰之始，舟師作戰由此開始從江和湖延伸於海洋。

就國土疆域而言，中國有數萬公里海岸綫，《漢書·地理志》就已明確了東北至東海，西至今越南的中華萬里海疆。從地理分佈而言，中國無疑是一個海洋國家。

同時，中國又是一個有豐富歷史記載和濃厚研究傳統的國家。從《尚書》開始，就已有專門的史書，此後，歷代的史書、地方誌、筆記、檔案，汗牛充棟，浩如煙海。然而，我們循著這些歷史文獻搜尋時發現，關於中國古代海戰的歷史



記載少之又少。

這當然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獨特性所決定的歷史研究現實：海戰不屬於古代中國戰爭的主流，中國關於海上戰事的歷史記載多是三言兩語式提及，鮮有學者系統地去梳理中國古代海戰的歷史脈絡。

而海戰又是一個政權關於海權認識、海洋管理乃至海洋戰略的集中體現。在古代中國兩千五百多年的漫長歲月裏，舟師、水軍、水師、海軍作為一支海上軍事力量，逐漸活躍在朝鮮海峽、渤海灣、黃海、東海、南海乃至印度洋，影響著中國和世界歷史的進程。

著眼於此，我們嘗試著對中國海戰做一次近於通史性的考察與整合，重點梳理中國古代的海戰史。在這本書中大體包括四個部分：一是華夏內部的海戰，二是跨外海的巡洋與遠征，三是外國艦隊侵略中國與中國海疆保衛戰，四是圍剿本國海盜與外來海盜……通過梳理有關中國古代海戰史，展示中國古代的海上戰船、海上戰法、海防與海洋經略的演變、古代海軍的建立與發展，本書力求勾勒出一幅真實生動的關於中國古代海戰史的全景畫卷。

本書的重點部分為中國古代海戰史，所運用的主要史料分為三個部分：一是古文獻中的文字史料；二是古代文獻中的歷史圖像，如海戰繪畫、地圖，其中有中國的，也有外國的；三是文物實證圖片；四是田野調查照片等。

本書以時間為經，以戰事為緯。簡單來說：

第一章，春秋戰國時期。甲骨文中有所謂舟船的描繪和舟船的使用記錄，至商周時期，文獻中有關於水上運兵的記錄，以及春秋戰國時期，出現水戰、海戰的雛形。

第二章，漢晉南北朝時期。這是漢朝的海上榮光時期。漢朝樓船從山東半島跨海東征朝鮮半島，又平南越、征交趾。並由此產生一個讓後世銘記的海將名詞“伏波將軍”。

第三章，隋唐五代時期。隋、唐延續了漢代的海上雄心，接連發動東征高句麗、百濟的跨海作戰，尤其是白村江（今韓國西南錦江）海戰，這是中日之間的第一次海上交鋒，唐朝水師大獲全勝。

第四章，宋、遼、金時期，兩宋時期，中國科學技術發達，海洋文化興盛，指南針、火藥等技術開始應用於航海和海戰，這些科技發明影響了整個世界。但令人唏噓的是，宋朝也是滅亡於一場海戰——崖山海戰，崖山也因此成為中國古代文化史上一個特殊的地標性存在。

第五章，元朝時期，這是一個充滿殺氣和鐵血橫行的時代。成吉思汗開創的蒙古帝國，一邊憑鐵騎馳騁歐亞大陸，一邊下馬上船，渡海遠征，表現出征服世界的野心。在忽必烈時代，元朝東征日本，南討爪哇，西伐占城、安南，但這些戰爭多以失敗告終，而教訓深刻。在這些戰爭中，元朝只將船舶作為渡海的工具，卻不研究了解海洋，這是導致海戰失利的重要原因，亦可見海戰中光有野心是不夠的。

第六章，明朝時期，這個時期本應該成為古代中國的大航海時代。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、平定倭寇的海防建設、在朝鮮半島打敗日本海軍的戰績，以及首次打敗葡萄牙、荷蘭等西方海上力量，都讓明朝看起來像一個海洋強國。然而，明朝的海洋方略，主流是“守口”和“岸防”，若隱若現的大航海曙光終歸熄滅在封建王朝的海禁黑暗中。

第七到第十三章，有清一代，我們用了七個章節來講述。清朝在早期有過將台灣納入版圖的偉績，也有靖海澄疆的決心。但到了中晚期，清朝在“天朝上國”的自大之中，先是在二十年裏先後打了兩次鴉片戰爭，之後幾乎每隔十年就有一場海上戰爭：1874年日本以“牡丹社事件”為由入侵台灣；1884年清法在馬江開戰；1894年清日甲午之戰；1900年“庚子事變”，清廷與十一國開戰。

源自宋元時代的火藥，一次次撬開古老中原王朝的海門。自兩次鴉片戰爭後，清朝也有過經略海洋的努力，開辦船政，購買軍艦，建設現代海軍，但這些努力都消磨在統治集團的黨爭與短視之中。從本質來說，這樣的局勢是因為清政府尚不明白海軍的真正價值所在，無法理解或者說不願意理解海洋造成的。

甲午海戰後，清朝痛定思痛，海軍也一度中興，進行了首次環球航行，收復東沙島，巡視西沙群島……但留給清朝海軍的時間已經不多了。

第十四章，講述“現代海軍的曙光”。隨著辛亥革命一聲槍響，清末的海軍，這些接受世界最新潮思想的軍人，全軍種起義，走向共和。

本書在記述各歷史階段戰爭時，原則上不用“中國”一詞，而用當朝政府的名稱，如，元、明、清等。

特別是清代的海戰，對於中國人來講，皆為抵抗外來侵略之戰。如果把這些戰爭放在國際背景下來描述和研究，戰爭命名就應依據國際慣例，以當事國的主賓關係來命名。比如鴉片戰爭，即是“清英戰爭”；甲午海戰，即是“清日戰爭”；馬江海戰，即“清法戰爭”；至於日俄的旅順之戰，自然是“日俄戰爭”。本書即按此原則來命名這一連串的中國海上戰爭。



清英鴉片戰爭前，文中紀年均以傳統的農曆標識，括號中標明公元紀年，在鴉片戰爭後，文中開始使用阿拉伯數字公元紀年。

縱讀中國古代海戰史可以發現，海軍或者海洋軍事力量的強弱同一個政權的興衰密切相關，反之亦然。只有在一個強大、開放的政權下，才會保障、發展出一支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。

中國古代海戰的領先優勢在清代之前，不論是戰船製造，還是航海技術，甚至初期的火炮技術，都不輸於西方世界。

漢朝的樓船軍是漢武帝開拓海疆的先鋒，在中國海區從南到北縱橫馳騁。乃至到了明代，水軍還有過前所未有的遠征。但近代中國海戰，不僅在“船堅炮利”層面遠遠落後於西方，在戰術戰法上，軍隊的現代操演、管理，也遠遠落後於西方，甚至鴉片戰爭都開打了，清朝水師還沒有一面正式的海軍軍旗，對於近代海戰中的水道測量、輿論戰，清朝則完全沒有這方面的意識。連開眼看世界的林則徐都把與英國海軍交戰的希望，寄託在西方人“不熟悉”珠江江漢的假設上，沒料想英國人的水道測量本來就是海上戰備的有機組成部分。

海權是靠海戰打出來的。清朝識見如此，更遑論藍水海軍思想了。

古代中國一直沒有明確的“海軍”。春秋戰國時，稱舟師；漢代以船名代之，稱樓船軍；東晉至元稱水軍；清代稱水師，一直到1888年北洋海軍正式成軍，才正式稱其為“海軍”。

中國文化不能單純定位於“黃土文化”，它也有獨特的“海洋文化”。只是受黃土文化影響，中國的海洋文化，特別是海戰文化，沒有得到很好的梳理與彰顯，以至於我們今天談論海戰時，還沒有一個很好的思想體系來統領。

幾千年來，中國歷史上除了少數時期，對於海洋這片神秘的藍，是敬畏，更是懼怕。

因為懼怕，中國產生了獨特的傳統媽祖海洋文化，以此祈求“神靈”庇佑；因為懼怕，朝廷會不斷發出禁海令；因為懼怕，朝堂上的“大人”們擔心西風東來、“以夷變夏”；因為懼怕，古代中國逐漸喪失了對海洋的理解和對交往的渴望……

從風帆時代到蒸汽時代，中國幾乎錯失了每一次海洋時代的“風口”。

正是因為海戰失敗的剜心劇痛，直到今天，有關甲午海戰的反思仍在繼續。

歷史已經一次次證明，不能制海，必為海制；背海而衰，向海則興。海洋，對於中華民族的生存、發展和繁榮，具有著重要的意義。今天，我們仍然需要對

海洋文明、海洋權益這些“藍色文化”進行公共普及。

中國海軍從黃水走來，經過綠水，走向藍水，是一個逐漸走向現代化的進程。這條路有多曲折，就有多少東西耐人尋味和反思。

……

是為序。

作者

2021年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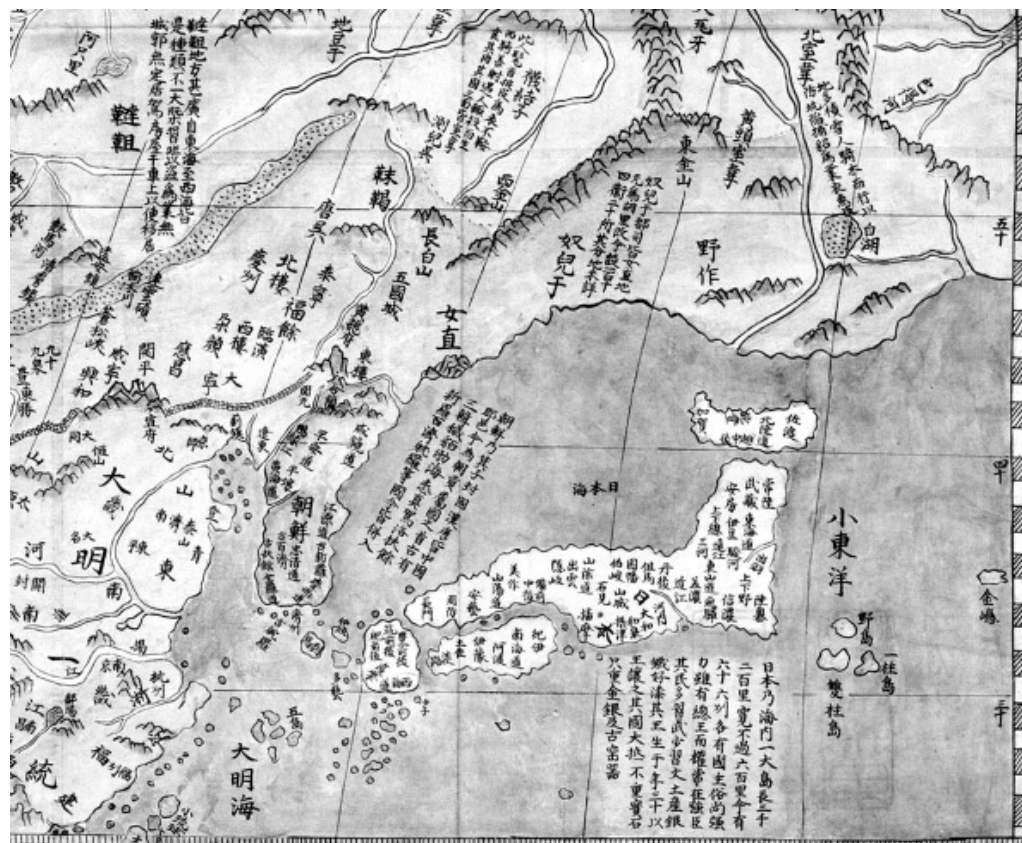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4.6：明《坤輿萬國全圖》（局部）中，對錫霍特山與日本海有較為清晰的描繪，還有關於元代女直的註記，圖中東金山即是錫霍特山。

往來的最初綫索。

烏布西奔媽媽部族的海上地盤，現在稱日本海，史稱東海或北海、少海。據《新唐書·東夷傳》載，貞觀十四年（640年）流鬼國國王遣其子可也餘志為使者來長安，唐太宗給使者騎都尉官號。後世考證，流鬼國大約在今俄羅斯堪察加半島一帶，這是當時與唐通使的亞洲最北方的一國。至少在唐代，北海諸小國就與唐朝有了“官方”往來。

關於這一地區，金元時期的地圖基本沒有描繪。唯有意大利耶穌會的傳教士利瑪竇與明太僕寺卿李之藻繪製的《坤輿萬國全圖》，對錫霍特山與日本海有較為清晰的描繪，還有關於元代“奴兒幹”和“女直”的註記。《坤輿萬國全圖》中的“東金山”即是錫霍特山。

《烏布西奔媽媽》描述的至少是五百多年前的日本海及北太平洋的海上活動。這方面除了口頭文學，真正的文獻記載極少。這部口耳相傳的史詩說，烏布西奔媽媽率領族人東征西殺，統一七百噶珊（部落），又五次派遣船隊向東航行，尋找太陽之宮，最後她病逝於海上的尋夢航行……研究《烏布西奔媽媽》中部落戰爭的大連民族學院的郭淑雲教授認為，這部史詩中的部落戰爭，可分為兩部分。

前一部分，以爭奪生存資源的戰爭為主。海上民族的生存資源來自海上，幾次戰爭爭奪的都是出海口。對於漁獵民族來說，捕魚的海域是他們賴以生存的衣食之源，因此成為部落之間相互爭奪的目標。爭奪出海口，成為幾次部落戰爭的焦點。史詩中多次提及東海出海口“鵝頭脖子”，是東海的咽喉要衝。但黃獐子部落，扼據“鵝頭脖子”，掌控著“漁產充盈”的資源。其他部落要想從此入海，只有兩個可能，一是與黃獐子部交好，二是通過戰爭爭取到出海口。為了取得出海口，烏布遜部與黃獐子部之間就曾發生多次戰爭。

在古德罕王時期，古德自恃烏布遜部兵強人眾，蔑視黃獐子部人單力薄，曾經敵冒進，夜襲黃獐子部，夢想一舉奪下“鵝頭脖子”，將“烏木林的鋼矛，就插在鵝頭脖子上”，結果，反被黃獐子部訓練有素的“狗軍”（北方一些部落用訓練的動物軍團作戰）戰敗，黃獐子部首領法吉罕下令“所俘烏布遜林人作我黃獐子部奴丁，所有馬匹、軍刃全收我所有。”

烏布西奔執掌烏布遜部後，雖然也成功地利用動物軍團，以鷹戰降服過對手，但多數情況下，她採取的是以德降敵、以智克敵、以神征服的辦法征服對

手。這與其他英雄史詩推崇勇武和暴力有著很大的區別。比如，《女海魔們戰舞歌》詩中記述了烏布西奔率烏布遜部眾渡海遠征女窟三島的歷程。這是一個具有奇特風俗的女兒國，族人均由罕王浴湖而生，生女為僕，降男棄野。女兒國常秘襲烏布遜部落，古德罕王時因無力遠討，只好年年進貢。烏布西奔執掌部落大權後，執意率師遠征，並迅速攻佔三島。但女窟罕王身邊有三個能歌善舞的侍女，有以九舞迷敵之功。烏布西奔以仁愛之心，不取武力征伐之策，而是以情惠魔，以舞治舞。

烏布西奔率眾徒與女魔比舞相爭，並最終以無與倫比的舞姿、舞技降服了魔島女王及其族眾。此事件使烏布西奔聲威大振，英名遠播。附近其他無名島嶼，均在烏布遜部恩威兼施的感召下紛紛歸順。烏布遜部控制的海域得以擴大，安查幹哨卡重歸烏布遜掌管，直通東南海域的要道從此打開了。

後一部分，以烏布西奔媽媽探險為主。烏布西奔媽媽探海的重要動因，是尋找太陽升起的地方。它反映了東海先民虔誠的太陽崇拜觀念。史詩唱出了烏布西奔大薩滿探求太陽初升地的迫切心情。烏布西奔派部族五次渡海遠征，開拓了漂流日本海的便捷之路，遠征船隊甚至遠至堪察加、阿留申諸島，沿途征服了諸多島國。

不論是唐代、金代，還是明清時期，北方人出海的船都很原始，沒有東南沿海那樣的大帆船。烏布遜人只有一種原始的船即“熊皮筏子”、“盆船”，最好的就是有史詩中說的槽船。今天的人們甚至不會相信這種船還能遠航。研究這部史詩，就會發現烏布西奔媽媽率一眾東海窩集人，不僅能夠在海上航行，而且可以航行得很遠，其中的奧秘就是北方部族早就發現了可以利用的洋流活動。

古代東海部落的先民們通過一代代的航海實踐，不僅對日本海及其周圍海域的洋流比較熟悉，而且，對北太平洋上的大洋環流有了一定的認識。顯然薩滿史詩也看重這種知識的傳承，說唱中反覆提到烏布遜人對洋流知識的學習與傳承。最初，烏布遜人是從“野人”那裏得到此類航海經驗的：“東海的水啊，按野人的描述，像個瓢潑的盆湖，海的漩渦總是圓形旋轉，只要找準季節、風向，圓舟可在海的漩渦中，永按同一方向旋轉前進。縱使萬里，仍可能緩緩回到原初起航地。”

史詩中的“野人”，究竟屬太平洋上的哪個民族？是不是太平洋中最善於航行的南島語族，目前尚不得而知。

再如史詩《找啊，找太陽神的歌》一章中所唱，烏布西奔媽媽的心愛男侍琪爾揚考等人離開烏布林時是“乘坐熊皮筏子，巧藉寒流漩渦逆海北去”，但在安班島遇海盜，葬身遠海。而烏布西奔媽媽在率船隊營救琪爾揚考一行之前，曾“動鼓召請海峽大神梅赫姑音”，東征途中又曾遭遇火山、巨浪，見到過西海濱的連環島群以及東舷的茫茫深海。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滿學所的戴光宇認為，烏布西奔的第一次東征，很可能是穿越宗谷海峽，從東海窩集人熟悉的鄂霍次克海進入千島群島海域，而後結識了窩爾潭島土人後，知曉了出津輕海峽沿北海道東海岸向北進入千島群島的航綫。

除了利用洋流，北方部落的先民們，也可能有另外的導航工具。在烏布西奔媽媽為尋找太陽之宮組織的第五次遠航中，也能見到烏布遜部眾使用導航工具的影子：

“……槽船近抵北海，浮冰片片，冰源勁風徹骨寒。女罕侍女相陪，高踞槽樓數日不眨眼，與達塔龍、嘎憨細磋商情、航向、星象龕。女罕興高采烈臨高眺望東海，太陽升起，冰上白熊披紅衫。”

這是一次順利的航行，至少使用了“星象龕”，也就是說用上了天文導航。烏布西奔媽媽的船隊就這樣向北航行了三十天，女罕在一場大病中突然仙逝。這場追尋太陽之宮的旅程就這樣結束，烏布西奔媽媽被安葬於大海之中……

雖然，烏布西奔媽媽的傳奇，不是正史，但史詩將烏布西奔領導的烏布遜部塑造成一支正義之師，並以一系列戰例，驗證得道多助、失道寡助的真理。它在民間傳奇的意義上，刻記了東海女真統一七百噶珊所構建的民族大業。它是部落的和平意識與戰爭觀的詩意表達，也是海戰史的組成部分，其思想價值不容小覷。



五

崖門海戰， 一個王朝在海上沉沒

蒙古國聯合南宋，於南宋端平元年、金天興三年（1234年）滅了曾經消滅了北宋的金朝，於咸淳七年（1271年）建立元朝，次年分水陸兩路南攻打南宋朝廷。

德祐二年（1276年）元軍攻至南宋都城臨安（今杭州），宋百官降元，小皇帝趙昀被俘。但楊淑妃帶著兩個兒子與陸秀夫、張世傑等一支部隊成功逃出，眾臣在福州擁立八歲的趙昀即位。景炎二年（1277年），在海上一路漂泊的南宋行朝，逃到了雷州半島，但在破浪前行之中，小皇帝趙昀落海，被嚇出病來。景炎三年（1278年）十歲的趙昀病死碭洲（今湛江碭洲島），兩天後七歲的趙昀即位。這個所謂的“行朝”帶著趙昀的遺體，6月逃至珠江口西岸新會縣城南四十公里外的崖門（亦稱厓山）。

珠江口水系複雜，有“三江匯合，八口分流”之說。珠江出海口之門共有八個，即“八口分流”的八大“口門”：東岸的“東四門”為虎門、蕉門、洪奇門和橫門——北江和東江水注入伶仃洋；西岸的“西四門”為磨刀門、雞啼門、虎跳門和崖門——西江水直接注入南海。

落荒而逃的南宋“行朝”，為何會選崖門作為“行在”之地呢？崖門離廣州很近（此時南宋小王朝尚佔有廣州、瓊州等地），左丞相陸秀夫和太傅（太子的老師）張世傑，就以此為據點，暫時在這裏住了下來，立行朝草市，準備繼續抗元。這是一個沒有選擇的選擇。

現在，廣東新會的宋元崖門海戰文化風景區，唯一能與當年行宮有點關係的景點是慈元廟。據說，在20世紀80年代，在籌建景區時，曾發現了明朝在這裏修建的紀念南宋楊太后的慈元廟原址殘垣，而當年建廟時的地點就是行宮慈元殿的原址，所以，人們在這裏復建明代的慈元廟和寢宮。

景炎三年（1278年）十一月，廣州失陷；十二月，從江西、福建一路敗退的文天祥，十二月在廣東海豐五坡嶺被俘。次年正月，張弘範率元軍攻至崖門。

行朝所在，轉眼成了元、宋兩軍殊死一搏的海上戰場。

這場海戰尚未開始時，以海上實力而論，宋軍已處劣勢。據《元史·列傳第四十八》載，投降元朝的宋將劉整向元世祖建議：“我精兵突騎，所當者破，唯水戰不如宋耳。奪彼所長，造戰艦，習水軍，則事濟矣。”元世祖採納了他的建議，打造了一支強大的水軍。早在圍困襄樊的數年中，元軍已經建立了一支有船萬艘、士卒數萬人的強大水軍。焦山之戰後，宋朝的江海水上優勢已經喪失。

現存最早的崖山地圖刊於明弘治年間《厓山集》中，原刻本有插圖五幅，其中的一幅割為三頁的《厓山圖》，此圖由左至右描繪了崖海、崖山與崖門口；圖左“厓海奇石山”上寫有“宋丞相陸秀夫負帝沉此石下”；圖中崖山島上的建築群應是南宋崖山行營，其中心殿宇是慈元殿，右邊的墓穴應是埋葬宋端宗趙昀的永福陵；圖右為崖門口。此集原刻已佚，明抄本存於《涵芬樓秘笈》第四集。

廣東台山市斗山鎮浮石村的趙宋皇室後代，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年）曾編撰《初修浮石趙氏族譜》。在光緒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重修版的族譜中，卷首印有宋朝歷代皇帝像、崖山總圖、慈元殿圖等史料。其中的《崖山總圖》像一幅畫，只描繪了山勢，沒能繪出水形。廣東新會研究地方史誌的專家也繪製了“崖山海戰示意圖”，我們據此也可以大體了解當年元宋兩軍對陣的海戰格局。

當時有人建議，宋軍應守海灣出口，保護西南方向雷州的撤退路線。但張世傑想學霸王背水一戰，下令燒毀“行朝草市”，即宮殿、房屋、據點，將千艘軍船以“連環”方式一字排在海灣內。此時，宋軍十萬人，多為文官、宮女、太監和其他非戰鬥人員，但宋軍船多，軍民船加起來有千餘艘。

當時由總帥張弘範率領的元軍從北邊一路追殺而來，另一支是從廣州起來的副帥李恆的部隊。這兩股力量合起來有兩萬兵力，船隻五百多艘。

對壘兩軍集千餘船於一役，可謂中國古代少見的大海戰。

元軍先是以小船火攻宋船，宋船皆塗海泥，並以長木抵禦元軍的火攻小船。元軍水師火攻不成，便以水師封鎖海灣，先斷了宋軍海上南逃的路，然後以陸軍在北邊斷絕宋軍從北面登島運送補給之路。雙方對戰二十三天。

祥興二年（1279年）二月初六日，是雙方最後決戰的一天。這天黎明，張弘範將元軍水師分為四路包圍宋軍，李恆一路負責北面及西北面，張弘正等幾位將領分兩路守南面和西南面，張弘範親自率領一路，在西南相隔一里許處策應。元軍重兵放在南邊，一來是藉助迅猛的漲潮對宋陣實施重點擊破，二來防備宋軍



從海口再逃亡。

幾個月前，在海豐被俘的文天祥，此時被元軍押到崖山陣前觀戰。前些天，拒勸南宋“行朝”降元時，剛剛寫出《過零丁洋》的文天祥，目睹了這場大決戰，又揮淚寫下《二月六日海上大戰，國事不濟。孤臣天祥坐北舟中，向南慟哭，為之詩曰》（節選）：

樓船千艘下天角，兩雄相遭爭奮搏。
古來何代無戰爭，未有鋒鏑交滄溟。
遊兵日來復日往，相持一月為鷓蚌。
南人志欲扶崑崙，北人氣欲黃河吞。
一朝天昏風雨惡，炮火雷飛箭星落。
誰雌誰雄頃刻分，流屍漂血洋水渾。

這一天，宋元兩軍從早晨一直打到晚上。上午早潮退，水流向南，元軍李恆從北面順著退潮之水向南邊殺來。宋營北面由張世傑親自率領淮兵防守。李恆命令以艦尾對著宋軍航行，艦尾高，有利於士兵憑高戰鬥，上面部署七八名射手，居高放箭。戰至中午，宋營西北陣角被元軍擊潰。中午海潮漲，負責南路進攻的元軍將領張弘範，藉漲潮之水勢，從南面一路衝殺過來。宋軍統帥張世傑急忙從北面抽調兵力救援南面。張弘範與李恆的南北輪番夾攻，令宋軍腹背受敵，防不勝防，宋營艦陣漸漸出現破口，幾路元軍乘勢殺入，兩軍陷入一片混戰之中。戰至下午，元軍已破解了宋營艦陣，張弘範率領元軍直衝宋艦陣中心。張世傑見宋軍一艘艘艦船上的軍旗相繼倒下，知道大勢已去，趕緊帶領一支船隊尋路突圍。

傍晚，風雨交加。被困宋陣中的丞相陸秀夫，知道自己沒能力突圍出去了，提劍命令夫人章氏和子女投海，隨即將金璽掛在八歲的少帝腰間，在奇石近旁負少帝投海殉國。南宋第九位皇帝，也是最後一帝，就這樣死了。一時大臣紛紛跟隨殉難，如翰林學士劉鼎孫、禮部尚書徐宗仁、兵部侍郎茅湘、吏部侍郎趙樵、樞密使高桂等均跟著投海——崖山陷落。

突圍出來的張世傑，找不到陸秀夫，也找不到少帝，只好率領十六隻大船，護著楊太后衝出崖門口，欲再立“行朝”。不久後，楊太后聽到了少帝已死的消息，無心東山再起，投海自盡。一路外逃的張世傑，在大風大雨中溺死於平章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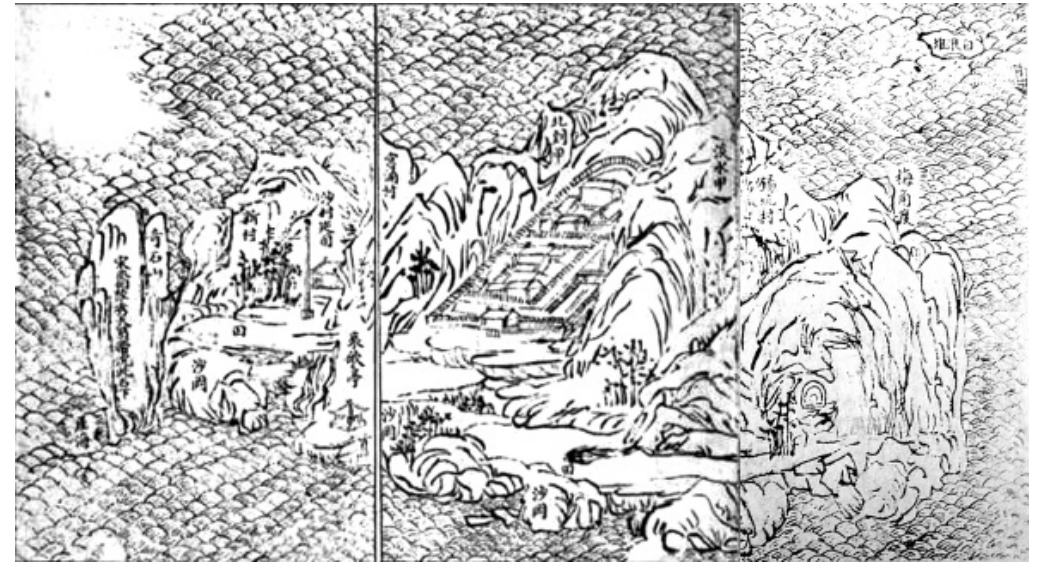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4.7：現存最早的崖山地圖刊於明弘治年間《崖山集》中，圖中描繪了崖山與崖門口，以及崖山島上的慈元殿和埋葬宋端宗趙昰的永福陵，此集今存於《涵芬樓秘笈》第四集。（新會博物館有圖）

下（今陽江海陵島附近海面）。

南宋偏安於海，最終沉沒於海。

歷史上的許多改朝換代都是以一場戰爭為界綫的，宋元崖山海戰即如此。但宋元更替，與別的改朝換代不一樣——崖山一役為中國文化留下了兩個沉重的文化傷痛，也可稱為兩份沉重的文化遺產。

一份是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。崖山海戰四年後，至死不降的文天祥，在大都（今北京）柴市口就義。宋交給大元和留給後世的只有《過零丁洋》（這裏選用的是《宋詩一百首》版本）這曲輓歌：

辛苦遭逢起一經，干戈寥落四周星。
山河破碎風飄絮，身世浮沉雨打萍。
惶恐灘頭說惶恐，零丁洋裏嘆零丁。
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

文天祥以一首詩照亮了他可殺而不可辱的節義人生，以個人的人格絕唱為後世留下了關於生與死的文化定義。伶仃洋也由此成為海戰遺產和歷史文化地標。

一份是“崖山之後，再無中華”。這句中國文人熟知的話，並非出自元朝，而是萌生於清滅明之後的明朝遺臣錢謙益的《後秋興之十三》（選一），詩云：

海角崖山一綫斜，從今也不屬中華。
更無魚腹捐軀地，況有龍涎泛海槎。
望斷關河非漢幟，吹殘日月是胡笳。
嫦娥老大無歸處，獨倚銀輪哭桂花。

另有一種說法認為，此概念出自 20 世紀初日本學者內藤湖南。內藤湖南認為中國歷史，以南宋為轉折點，此後古典意義的、傳統文化意義的中國終結了。梁啟超的看法，更為明確：“凡是經過重重內亂的國家是不可能產生純潔國民性的，內亂會在老百姓心目中培養起六種傾向：僥幸、殘忍、彼此傾軋、虛偽狡詐、冷漠涼薄、苟且。”這是戰爭帶來的持久的歷史傷痛，也是研究戰爭的重要節點。



六

兩宋時代， 戰船與航海中的發明創造

後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在“陳橋兵變”中被擁立為皇帝，國號“宋”，年號建隆，是年為建隆元年（960 年），從這年至靖康二年（1127 年）徽、欽二帝被金朝俘虜，共歷一百六十八年，史稱北宋。從建炎元年（1127 年）宋高宗趙構即位，至祥興二年（1279 年）宋朝為元朝所滅，又歷一百五十二年，史稱南宋。兩宋歷三百二十年，是中國古代極少超過三百年（兩漢共四百二十六年）的長壽王朝，也是文化與科技最為繁榮的王朝。

北宋的軍事理論，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誕生了中國第一部大型官修軍事著作《武經總要》。它由宋朝天章閣待制曾公亮、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丁度等，奉仁宗趙禎之命歷時五年編撰完成，於慶曆四年（1044 年）首次刊行。《武經總要》分前後兩集，共四十卷，其中“水戰”“戰船”部分，無疑是中國最早和最系統的戰船專著，第一次留下了系統的唐宋戰船圖。

《武經總要》系統介紹了由古至宋代常用的戰船船型，包括唐代就已成形的遊艇、艫艫、樓船、走舸、鬥艦、海鶻等六大類戰船。恰好就是唐杜佑《通典·水平及水戰具附》所說的這六大類戰船，文字幾乎相同，所配插圖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兵船圖樣記錄，故亦可視其為唐船。

特別值得關注的兩種海戰船，一是海鶻船，一是鐵壁鏹嘴船。

海鶻船，這種戰船在唐代就已出現，至宋代又有所發展，是一種適用於外海作戰的尖底海船，其形狀與上述內陸戰船不同，“頭低尾高，前大後小，如鶻之狀，舷下左右置浮版，形如鶻翅翼，以助其船，雖風濤漲天，免有傾側，覆背上，左右張生牛皮為城，牙旗、金鼓如常法”，分四百料和一千料兩種。

鐵壁鏹嘴船，是海鶻船的升級版。嘉泰三年（1203 年），池州秦世輔對海鶻船加以改進，製成“鐵壁鏹嘴平面海鶻戰船”。這種戰船長十丈，船身裝有鐵護板，甲板兩舷有女牆，船首水綫下裝有犀利的鐵製“鏹嘴”，兩側各有兩盤輪車和三支槳。這種車船裝置，也是一種動力改良，通過使用混合動力，速度較快，